

知往 鉴今

在距离汉江边的吕河街道,三十多里的巴山南坡,有个自然村,叫“金星”大队,后来叫李家沟村。1969年,父亲母亲背着一竹筐锅碗瓢盆,手里拉着,怀里抱着大姐二姐,以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名义,从吕河街道下放到这里,插队落户。1970年,石榴花正红的5月,我在这遥远的小山村,呱呱坠地。

我们的家,小地名叫“庵上”,是个向阳的山坡,三间石头房,用参差不齐的石板覆盖着,石板与地面之间,是用粗粗的木头搭成的房架,房架上密密麻麻地排着竹棍,上面晾晒着苞谷穗子和红薯片子。屋内的墙面,用泥巴裹着麦糠糊得平整。大门外的院坝边上,原有个一丈多长的白火石,像极了家用的簸箕,一下雨,“簸箕”里集满了水。我们把从沟道里逮来的小鱼,放进去玩。公社的驻队干部,对我父亲说:“夏先生,这个白火石太硬,是需要劳动改造的,最好把它挖掉。”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得脑膜炎,发烧,说看见披着白头发的老太婆,坐在石头上,生产队长和邻居“教导”我父亲,把石头瓦块扫把,摔在石头上打。父亲说那是迷信。他们就嘲笑父亲说“小心你碰白火石”,也就是农村所说的“碰壁”的意思。后来还是队里的医生梁叔熬中药医好了我。父亲便提了一升麦子,一玻璃瓶拐枣酒,一盒饼干,一斤白糖带着我去感谢,还把我拜祭给梁叔当“干儿子”。

在给“干大”跪拜的时候,我抬眼看见一个清瘦美丽的女子,怯怯地趴在门缝里看。后来有个提着罗盘的老爷爷,从我家门前过,说“簸箕,是把粮食糊出播的,家里聚集不住财”。我父亲就请人把白火石挖掉砸碎,并进行了“改造利用”。用白火石给院坝砌了挡墙。把几块稍微平整的有棱有角的,摆在院坝边,供人们落座歇息。用破碎的白火石芦砌了个方方正正的鸡圈和垒了酒灶。十几只芦鸡,打鸣,踩蛋,叽叽咕咕地低头觅食。黄狗子黑猫或悠闲地踱步,或逗惹的鸡群扑棱飞到树上。一进冬,父亲就架起酒井子,开始烧拐枣酒。路过的人,都要接一陶瓷缸温热的现酿的酒,仔细地品着,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夏先生也能酿出好酒啊!”留着三七分头的父亲,特别高兴。喝着酸菜拌汤,吃着红薯,高兴地唱着:“公社是一只常青藤,社员都是那藤上的瓜。”因为他的劳动成果,受到了农民兄弟的肯定。院坝外边的土楼上,种了一圈的向日葵,生机勃勃是父亲的新生,向阳而生的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下放农村知识分子的忠心 and 寓意。

生产队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和一面山自留林。学着队里其他社员的样子。他笨拙地在腰上,绑了一只粪筐和一只种篮。那一手抓粪,一手抛粪种种地的场景,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他种南瓜,挖很大的窝子,用小灰鸡糞拌南瓜子,说是壮肥还可以杀虫。秋冬时节,金黄的土黄的长的南瓜,静静地躺在屋角。散发着富庶的光芒和清香。

在回吕河街道办事的时候,他就背几只,赠给我的几个城里叔父。还栽十几兜旱烟,用菜刀切成细细的丝,放在竹筛子里,那些做活路过的,客人歇脚喝水的,都随便地捏起一撮,用撕成长条的纸,卷成大喇叭烟吸。

有一年春,他不知在哪里弄了几十亩泡桐树,栽在房前屋后和自留林里。五十年后的某天,我重回“庵上”,都是木桶一样粗了,枝叶浓密,亭亭如盖矣。邻里吃水,要到很远的西沟去挑。在我们自留地不远,有块洼地,常常潮乎乎的,他就试着不停地刨。终于有水汨汨渗出,他就用石头围一个

世相 漫笔

老家是疗愈的港湾

□ 刘松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老家永远是无法割舍的脐带和牵挂。

老家坐落在汉阴县漩渦镇汉水之滨的小村庄。每年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回老家小住几日。老家屋后是一片茂林修竹,屋前是宽阔蜿蜒的通村公路,静静流淌的小溪和绵延起伏的青山,两侧则是长满绿油油庄稼的良田和坡地。春天花香满园,夏天满目苍翠,秋天瓜果飘香,冬天深沉厚实。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片圣洁祥和之地,让人在不经意间穿越时空忆起童年乐事,在散步游玩中感受大自然的纯明,在惬意遐想中远离精神内耗。

一个人对童年的记忆总是绕不开老家。整个童年都是在老家度过的。现在城市里流行的“放纵”方式是打网游或是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过山车、大摆锤等,我们那时是乐于在抓鱼、爬树、做弹弓中寻找“刺激”。城里娃们的业余时间很大一部分被跳舞、画画、书法等培训辅导班占据,我们却是在帮父母做家务或是和邻里小孩自由自在地玩耍中度过。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作业基本都在课堂上完成了,课后几乎没什么家庭作业。有闲时间,就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过家家、踢毽子、打沙包、捉迷藏等游戏,强健了身体,也增进了友谊。哪怕家长之间有矛盾有隔阂,孩子们依然无所顾忌地在一起欢畅。从来不会为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辅导班而烦恼。我庆幸在老家度过了这样一个无忧无虑,不被课业负担裹挟,身心极度放松的童年。

大自然是秀美、质朴而纯粹的。回老家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总会让人目光清澈,内心澄明,神情愉悦。有些疲惫时,行走在乡间小路,看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田野,路边的溪流,听来往的乡邻唠家常,顿感浑身轻松,疲惫尽消。一次,在老屋附近散步遇到近邻赵婶婶,相见甚欢,开怀畅聊。她给我讲述了到北京带孙子的经历。她说在大城市购物,坐车都得用手机扫码付款,对她那目不识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折磨。等孙子上幼儿园了,她就迫不及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 夏崇庆

水泉。还找来十几株柳树,围着水泉栽了一圈。我逮了只小土鳖和几只小鱼,放进水泉里。几十年过去,那些柳树因水的滋润,枝繁叶茂。而泉水,因了柳树的福荫和水土保持,依然昼夜不息地吐着清澈的水泡。不知那土鳖还在吗?不知那小鱼还在吗?若在,应“北冥有鱼”,不知其为怎样的鲲鹏了。

门前的白火石凳子,被一茬茬落座的山民们,磨得溜圆,磨成了父亲圆滑的处事。见人就微微点头浅笑,若见了公社和大队干部,更是卑微地又是递烟又是端茶。也因为他是下放到队里的5家中,唯一高小毕业的,父亲被大队任命为会计,管理着人们的出勤工分,折合的钱粮和收益的分配等。一到腊月,我家院坝就聚满了人。父亲一边瞅着账本,一边啪啪地拨着算盘珠子。始终挂着那份谦和却又掩饰不住得意自豪的笑。好像还记得他一边给人开具领粮领钱的单子,还不忘叮嘱人家:“你们娃多,林哥今年害病,工分少,把明年的苞谷,先预借20斤,度个年。”“你要好好出勤啊,大光的小伙子,一年才不到一百个工分,吃啥?用啥?”人们拿着盖着父亲章子的条子,到大队去领粮钱。说:“老夏这人,账算清,心好。”还记得有年冬天,河南来了个杂技班子,十几个人,衣衫褴褛,面容菜色。父亲熬了一大锅白菜豆腐麦面疙瘩汤,蒸了几大盆杂面馍和红薯,那些人捧着馒头噙着喉咙饥不择食的样子,和那个班主任走时,要给我父亲磕头下跪,被父亲一把拦住,父亲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后来,家里相继添三妹和五弟六弟,仅靠工分,难以糊口全交。我穿过两个姐的衣服和鞋。一毛五一双的塑料凉鞋,鞋底子断了,就用粗麻线缝住。鞋耳子断了,就把相邻的两节,紧紧地捏在烙红的火钳片上,等滋滋地冒烟,猛一抽火钳子,就焊接成功。父亲就在李家沟,办起了第一个代销店。父亲母亲和两个姐,从吕河街道的供销社,背回烟酒糖醋,针头线脑,挣一分两分的差价。九分钱的“经济”,一毛一的“羊群”烟,还有一块二斤的散拐枣酒,多销而薄利。山民们常赊账,也有用白菜萝卜交换抵账的。父亲也不过多计较,他常说“谋一口衣食,都有作难的时候”。

15岁那年,我考上安康师范学校。一沟两岸,山前岭后的人,都来贺喜。仅土豆,就收了20几副。那不是我的排场,那是父亲的好口碑和好人缘;17岁那年,政策号召我们回城。在吕河街道临时搭建的彩条棚里,20几个送行的叔和姨们,就着榨菜丝、方便面,还喝了一坛子柿子酒。那年秋天,十几个李家沟的叔和姨,背着用蛇皮袋子装满的妻子和碗豆,步行三十多里,送到吕河街道,我们的新家。听妈妈说,父亲哭了,他是个个性很硬的人,很少见他哭过,特别是在身心俱苦的下放年月。

回城又是三十多年,我曾经的家,那三间石头石板房,早已断壁残垣。在乡村振兴期间,因有碍村容,已被彻底拆除恢复耕种。那承包地那自留林,也不知谁家在经营着?大概率是在撂荒着,因为都进城了。可我还是常常怀念那用旧庙改造的村小学校,那光着赤脚,顶着塑料纸冒雨上学的情景;那放下书包,卸下红领巾,提着竹筐寻猪草的情景;那逢年过节,提着用高粱秸秆制作的,红纸裱糊的,蜡虫做亮的灯笼,东家游西家串的情景。那比我小一岁的梁爸的女儿,嫁给了谁家?儿时发小在山西挖煤,不知挣到大钱没有?有太多的打听和想知道。可不知问谁?邻居多年不见,长者多已作古。问我爸我妈吧?两个老人已过世多年,坟前的柏树都有一碗粗了。



家乡的革命旧址

□ 罗召鑫

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仅汉滨区就有24个乡镇306个村属于革命老区。在家乡中原镇,就曾建立了汉滨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红色基层政权——柞沟苏维埃政权。直到现在,镇内的柞沟口,还保存着柞沟苏维埃政权的旧址。89年前,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鄂豫陕军区的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曾在这里开展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1935年2月26日,转战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从旬阳北双河口出发,经过安康县荆河、紫荆(两乡时属镇安县)、马坪、复兴、桥亭到柞沟,沿途宣传革命真理、惩处恶霸势力、号召群众开展“五抗”(即抗捐、抗租、抗粮、抗丁、抗债)。当地农民石长森、罗先松、刘成安等积极响应,他们组织的以血窝寨、猫儿寨、太平寨农民为主的安康北山抗捐军,被红二十五军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南抗捐军”,并授予红旗一面。

1935年5月,在红二十五军的直接领导下,柞沟苏维埃政府在柞沟老街口财神庙成立,政权范围包括汉滨区原流芳、元潭、沙坝、回龙、中原、柞沟等部分地区。在红二十五军的帮助下,柞沟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抗捐军则在周边配合开展工作,缴获了当地地主家的武器、粮食等物资。10月,各路抗捐军准备举旗暴动,不料走漏风声,国民党派县政府保安队大队长王杰会同恒口保安队长王普三率人

往事 并不如烟

“你俩不去我家,就是瞧不起咱这个泥腿子!”老袁一手扯着我,一手拽住王老师。老袁的女儿玉梅,低着头,红着脸,扭着手,小声地说:“老师,请你们去。”眼泪就出来了。

“是不是玉梅在校表现不好,惹老师生气了?看我回去收拾她!”老袁剜了一眼女儿。

“不不不,玉梅是个优秀的三好学生,可不能怪孩子。”王老师急了,挣脱了老袁的手,来到玉梅跟前,替她擦眼泪。

在山村学校做老师,是极受村民爱戴的。周日要轮流接老师的,杀猪宰羊也要接。老师去了,主人是无比的荣光,出出进进路上都挂着笑容,把好吃好喝都拿出来招待老师,倘若老师们不客气,大口吃,大碗喝,主人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更是一个劲地给你夹菜、倒酒。这个周还没放学,老袁就早地等在学校,接我和王老师去他家做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

我们答应去,玉梅破涕而笑,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

老袁家在云雾山顶,是白云横飞的地方。

趟过小河,穿过一片竹林,就开始爬山。之字形的山道,逼仄逼仄,之字连着之字,在丛林间穿梭。林间小溪潺潺,轻雾萦绕,偶尔有几声小鸟鸣叫之后,山林更加清静。

山,越盘越高。云,越来越白。风,越来越大。林,越来越矮。

“山高路远,让老师受苦了!”玉梅走在前,我俩跟在中,老袁走在后,不停地招呼我们小心点。想到学生玉梅,天天第一个早到校,孩子该是多辛苦啊!

过一个山头,一棵巨大的糖梨子树立在山路边,仰头望,只看见密密匝匝的叶子间挂着密密麻麻的小糖梨子。老袁说,这是黑熊最喜欢的果实,它往往爬上去,吃着果,一蹲就是老半天。望来路,都跌脚下,中秋的山林,还是那么绿,成绿馒头、绿宝塔、绿巨人,那条勒入山谷的小河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银线,时隐时现。

最高的那座山腰间,就是老袁的家。

乡土风物

岚,山中之雾气;皋,水边之高地。岚皋地处巴山腹地,秦渝边缘,山清水秀,县名极富诗意,令人浮想联翩。

一大早,我们去附近山上的全胜寨游玩。山中雾气缭绕,几乎看不清十米外的景色。车子拐过一道大弯之后,一道阳光忽然直射下来,瞬间云开雾散,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岚,山岚,烟岚。”同行一友人指着如丝如缕的雾气惊呼道。岚,是山中的雾气,与我们平原地区的雾不同。雾是空气中的水汽靠近地面遇冷凝结而成的,模糊不清,大多出现在早晚。而岚是山间的水汽遇冷凝结而成,轻盈洁白,如同一个高冷的美女,不期然会与你邂逅。

岚随风走。一会儿在山腰,一会儿在峰顶,一会儿又隐身在了山谷间。山顶的阳光慷慨极了,蓝天一碧如洗,岚全都躲到了山下。

“快看,山路。”一阵风吹散了岚,蜿蜒盘旋如缎般的山路露出了一大截,引起了一阵阵阵欢呼。

包围了柞沟血窝寨。由于抗捐军是以旧有的自卫组织团练建立起来的,成员基本都是当地农民,农忙时要回家种地,农闲时才能上山练兵,缺乏作战经验,又没有精良的装备,武器以长矛、大刀、土枪为主,加上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新成立的红七十四师尚未形成固定区域,部队分散,抗捐军无法及时联系上红军前来救援。最终,农民抗捐军在死战4个多小时后,山寨被攻破,惨遭敌军血腥镇压,苏维埃主席石希亭及抗捐军战士20余人被残忍杀害,柞沟苏维埃政权也因此终止。

柞沟苏维埃革命政权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在当地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并且很快就在秦巴山水间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焰。1935年10月6日,豫陕游击师、鄂陕游击师、山阳区游击大队,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李隆贵率领的七十四师红五团主要活动在汉阴、安康、石泉、旬阳县的北山地区。在安康北山地区,他们一边打击当地敌对势力,一边宣传革命思想。1936年7月,红五团从石泉转战安康北山地区后,捣毁了柞沟税卡,决了税务官孟继余,随后南下占领大河口。

1936年8月13日,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与中原乡相邻的紫荆乡成立。同年9月16日,中共鄂陕陕特委领导的红七十四师从紫荆乡来到柞沟口,当天,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来到了这里。为解决作战范围不明确等问题。次日,双

白云生处去做客

□ 张明哲

“家——里——人,来——贵——客——啦!烧——茶!”老袁拢着手,对着山腰喊。这里空旷,没有回声。老袁的喊声,被山风吹得飘飘忽忽,时高时低,断断续续。这时,山腰间应声了:“知——道——了!”

老袁家门前的两棵桂花树,遮住了石板房,一阵凉,一阵淡的桂花香袭来,一只黄狗立在桂花树下叫:“瞎眼了,这是贵客,叫啥子哩?”玉梅吼着黄狗。

玉梅的母亲,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人,个高,苗条,发短,声脆:“请贵客吃山果,喝茶。”说完,清风一般去了灶台。

“家里人,公鸡肉柴,刚生蛋的母鸡肉香,把那只印花母鸡宰了待客。”老袁对着灶台说。

下蛋的母鸡,可是山里人油盐酱醋和学生用品的来源啊,好客的山里人,宁可让日子紧紧巴巴,也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待客。

这是一个三间的石板土房子,一道一道的亮光,从石板缝隙泻下来,把堂屋照得亮晃晃,堂屋左墙边,是一个烧烧柴的火坑,此时只有半坑灰烟躺在坑中。火坑边放着圆桌,摆满板栗、核桃、山梨,“八月炸”、山葡萄,三杯热茶,腾腾细细的白烟,老袁一个劲劝我们吃果子、添茶水。

喝茶,品完果,老袁带我们看他的庄园。屋后是森林,有白云缭绕,林湿漉漉的,此刻的斜阳,射在林子里,一道一道的红光束打在淡淡的林雾上,分外轻柔。不远处的一条小溪上,起了一道彩虹,浮在淡雾上。老袁说,前几天,把林子里的野生香菇、松茸、木耳都摘了,板栗也收了,今天晚上就请我们品尝野生香菇和松茸炖鸡。

又去了他房左的小鱼塘。一个椭圆形的小鱼塘,四周是树围着,一条清流淌的小溪流入塘里,只把长的鱼在塘子里游动。“咱山高水冷,塘子里的鱼养了三年了,还是尺把长。咱们自家做的豆腐,今晚请品尝鱼炖豆腐。”菜园子里的韭菜,还是翠绿的,几行紫茄子挂着皱皱巴巴的果实,一簇一簇的“洋火姜”打眼,紫色、羊奶样的“洋火姜”,密密匝匝绣在根部,散发着刺鼻的姜香味。

山之岚

□ 梁新会

我们站在山寨顶上,目不暇接,仿佛在欣赏一副大型实景山水剧:岚一会儿像是在和阳光打太极拳,你来我往,你退我进,你进我退,难解难分,不分胜负;一会儿又仿佛在和山间的草木玩捉迷藏,东躲西藏,忽高忽低、忽浓忽淡,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一会儿又似乎变成了任性的孩子,随意坐卧,无拘无束,自由奔放。

我们到了半山腰的停车场,岚好像舍不得我们离去,猛地追过来,将汽车、同伴、山石草木一下子隐藏了起来。眼前风云际会,一片模糊,我顿时着急起来,想要呼喊同伴。岚又转眼间跑开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这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是岚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和我们道别。

下到山下,突然落起了雨星。回首山中,雾气弥漫,连绵起伏的山峰如同一幅水墨画,美不胜收。我们方才登临的全胜寨已无迹可寻。

下午,去南官山游玩。南官山是巴山深处一座冰川火山遗址,壮美秀丽,被誉为仙山。

方领导人在柞沟口黄家老屋场召开了联席会议,确定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主要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西部地区活动,红七十四师主要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地区活动。会后,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给抗日第一军指战员讲解了一些工作方法和打游击的办法,并赠送了一些枪支弹药。这次会师进一步增进了两支人民武装的团结,解决了军事上的协同作战问题,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双方基本上按照会议约定,在划分的作战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部队突围进入陕南,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设置了四个分区。12月中旬,鄂豫陕军区一分区的镇郿旬支队和镇郿游击大队,从山阳龙山西进到安康北山,期间进入柞沟,赶走了敌军下属的地方团队组织,并焚烧了柞沟街上头5里处山腰中一座高大的炮楼,次日又到大河摧毁了敌人的两座碉堡。

在柞沟乡开展的这几次革命活动,虽然只是安康众多革命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在当地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革命真理,唤醒了和团结了更多的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勇敢投入到革命武装斗争当中,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蓄了坚实力量。

“当家的,请客人回来吃饭哩!”老袁的家里人喊我们。

好一桌丰盛的菜肴啊,野生香菇炖鸡,白豆腐炖白鲢鱼,干四季豆炖腊肉,瘦肉炒“洋火姜”,小葱拌木耳,酸坛菜炒小鱼,飘散着浓浓的香气,女主人手搓着围裙:“做得不好,请贵客将就着吃!”说完又进灶屋了。

“贵客,咱有玉米米、柿子酒、拐枣酒、八月炸酒,都尝尝吧?”我们不胜酒力,就选择了低度的八月炸果酒。

黑土碗,盛满酒,端起来,就碰响,先把粗粗的鸡腿给我们一人塞一只,不吃不行。大口啃鸡腿,老袁好高兴,劝酒又劝菜,佳肴一品过,味道那叫个绝呀。山里人最大的礼数,就是把鸡头敬给最尊贵的客人,鸡头只有一个,是让我吃还是王老师吃,老袁犯难了。王老师是我敬佩的老同学,我说鸡头请他吃,老袁就把鸡头夹给他,老王推辞,说是从来不会吃鸡头,推来让去,老袁就把鸡头夹给我。我更不敢吃,推让中鸡头落地了,老袁说:“落地为净,客人讲礼就不勉强了”或许“落地为净”的“净”是这个“敬”。

酒过三巡,开始敬酒礼数,老袁让玉梅来敬酒,说是感谢恩师酒,一碗果酒下肚,晕晕乎乎。

又让家里人敬酒,说是菜没做好敬的是道歉酒,又一碗吃下,飘飘然了。

最后是主人家老袁划拳酒,说是敬地主之谊酒,再一碗喝下,迷迷糊糊的了,不知啥时候月亮升起来了,白亮亮的月辉进了堂屋,我看见老袁王老师的脸都红扑扑的,我的脸感觉一阵一阵地烧。

山风吹,我们坐在桂花树下喝茶、品果、赏月。这是立在云雾山顶赏月,月,又大又圆又近,似乎一个拥抱,就会把月亮搂在怀里。明月下的幽谷、山峰,都在隐约中,洁净的薄云,成为白纱,肆意缥缈,厚厚的白云在月光下,成为一坨一坨洁白的豆腐脑,随意地堆在山腰上。

那一夜,我们在主人家过,月光透过石板缝隙,打在床前,我做了一夜月光的梦。

山里的空气含氧量高,带着一丝甜味,深呼吸几下,便觉心怀大畅。此处的岚与全胜寨不同,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下山途中,我突然看见一个黑衣人从云雾弥漫的山谷中走过来,大为惊异。走近一看,原来这是一座悬空的铁索桥,名为步步惊心。黑衣人并非武林高手,而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游客。游客走回桥边,取下保险绳索,惊叫道:“我走在桥中间,雾气一下子涌了过来,我好像成了神仙,腾云驾雾般飞回了。”

“岚皋山里的雾气叫岚。”我们纠正道。突然间,一道阳光直直地照射过来,山谷中的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站在护栏边,只见谷中草木郁郁葱葱,谷底深不可测,不觉一阵眩晕。

就在我们惊叹欢呼时,又有勇敢的游客踏上了吊桥。望着那潇洒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了一位笔名叫山岚的文友,也瞬间明白他笔名的含义——高远清雅,安宁美好,大气智慧。